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燕青打擂

7.7
2

·插·图·本·通·俗·小·说·从·

B151124

I247.7

1182

插图本通俗小说丛书

燕 青 打 擂

袁阔成 李程 编文

马 克 政 绘图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沈阳

内 容 简 介

浪子燕青接受军师吴用命令，保护三哥宋江去神州泰安，探听太尉高俅立神州擂情况。半路遇雨，宿于庙中被谷木空“和尚”用计把宋江截走。燕青为找宋江，来到鲍府，比武招亲，上官玉环告诉宋三哥下落，二人订计救宋江。狡猾的谷木空把宋江押走转移。燕青在天竺道截住囚车，可是没有宋江，囚车是空的。他没脸见梁山众兄弟，正在愁怎么办时，遇上武松，劝说一阵，燕青随武松来到秘密联络点青石川。意外地发现宋江早已来此地。一问才知道是上官玉环找到宋江，护送到此。燕青喜出望外。

军师吴用又给燕青任务，探听神州擂台底下的炸药以及引火捻子的虚实。燕青见到老友，找到修擂台唯一逃跑的石匠，得到擂台下埋炸药图纸。回到梁山据点青石川，向宋江、吴用报告。军师吴用根据情况作了军事部署。打擂开始。比武场子上，英雄比武。高俅看球，被上官玉环行刺，险些刺中。官军捉玉环。玉环大战，被鲍佩松杀死。燕青赶来战胜了鲍佩松，高俅败走。泰州城飘扬着水泊梁山的旗帜。

故事描写了浪子燕青机智勇敢，智勇双全，为破擂立功。情节曲折，环环引人。除刻画燕青外，书中的上官玉环、姜石匠、石迁、高俅、鲍佩松等人物也栩栩如生。





燕·青·打·擂

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们三打祝家庄，大败祝朝奉后得胜回山，摆宴庆贺。这下老贼高俅可火了。高俅设了一计，他要在泰安神州摆一座擂台，请出一个擂主来，就是擎天柱鲍文鲍佩松。他让鲍佩松立擂，把田虎、王庆、宋江、方腊都请来。他令人在这擂台下边埋着好多炸药，打算把这些英雄好汉们一举全都炸死在神州。这条计策非常毒辣。可是早已被梁山水泊的军师吴用给识破了。吴用跟宋江商量了一番，然后兵分十路进神州打擂。这十路人马第一路就是及时雨宋江。他是一路辖九路。吴用军师让这些英雄们全都乔妆改扮了。宋江扮作一个客商的模样，由燕青来保着他。燕青打扮成一个小伴童，挑着箱子，把雁翎钢刀藏在扁担里边。梁山有位出色的英雄叫玉臂将金大坚，他专门会作这个，刀剑都可以藏在扁担里。然后，燕青和宋江下山了。在动身之前，吴用军师把燕青叫到跟前，是千叮咛万嘱咐：“你可要知道，咱们三哥非常重要！贤弟，你一时也不能疏忽大意，一定要把三哥保护好。”留山的几员大将几乎



是挨着个的嘱咐，连黑旋风李逵都说话了。他拉着燕青的手说：“我说小白脸兄弟，你可得把咱哥哥保护好，如果咱哥哥要是路上有个一差二错，我可跟你玩命。”燕青笑了：“兄长们放心吧！小弟我是牢记在心。”就这样上了路。一路上，他们是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快到神州附近了。这天忽然下起雨来了。这雨下得挺紧，在哪避一避呢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没地方。哎，燕青用手一指，放低了声音：“三哥！”左右四外没人许可叫一声三哥，要当着人就得叫东家，“你看，路边有座小庙，咱们在那避避吧？”宋江一看：“好。”两个兄弟就奔那儿去了。来到小庙的庙门这儿，他们赶紧站在门洞里避着雨。嘿！这天刮的是东南风，往西北刮，唰唰唰，小雨下得挺紧，正一个劲地往山门里边飘。把燕青的衣服都浇湿了。他用身体挡着宋江，一为遮雨，二为避寒。已经是秋天了，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哪！看来这雨是一时半会儿住不了。就在这浇着哇？燕青猛的想起来：咱们进庙里避避不好吗！他回过头来用眼神这么一看，这是一座什么庙呢？哎哟！这座庙没有匾额。秃光光。什么也没有。用手一推这门。还插着呢，说明这庙里有人。他啪啪啪一叩门环，里边传出脚步声，格楞一声，嘎吱一声，门分左右，把宋江、燕青都吓了一跳。怎么回事？这和尚的模样太吓人了。要说宋江和燕青在梁山什么模样的人没见过，梁山好汉红的红似血，白的白似雪，黑的黑似铁。长得难看的也有哇，可也没有这



和尚这么难看。这和尚是四十几岁的年纪，身高八尺开外，虎背熊腰。他长着个南北长的脑袋，大鼓脑门。嘿！这脑门长的，下雨都淋不着上眼皮。大塌太阳穴，那太阳穴都塌进去了，要是那羊眼睛酒盅装上一盅酒，倒在他太阳穴里都不带洒的；撮腮翘下巴，这下巴翘起来跟饭勺一个样，要是吃饭掉下了米粒，哪儿都能让这下巴颏给接住。身上穿着破旧的青僧衣，腰里扎着一根丝绦疙里疙瘩的。这和尚也打量宋江和燕青，他双手合十：“弥陀佛！二位施主因何叩门？”燕青瞅了宋江一眼：“师父，我和我家东家赶路走到这里，遇了雨啦。此处是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我们想进你的庙里避避雨，请大师父您行个方便吧！”

“哦！不行不行！”

“什么？不行！”

和尚连连摆手：“这可使不得，因为我是寄居，我借一个财主的祠堂，在这暂住几日。这位财主说得清楚，不论是谁，不论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，只要是过往客商，一概不准留宿。如果要留下，财主不但把我逐出这座庙，而且还许要了我的性命。请您二位多多原谅我吧！”说到这，他就要关门。

燕青是手疾眼快，腾的一下，他抬腿就迈到这庙门里边来了。哎呀，嗯！和尚一看这门不能关了。

“施主，你这是何意呀？”

“大师父，哪有这么厉害的财主呢！要是他真的见



怪下来，我们可以替你说几句话。大师父，你还是行个方便吧。你看，这么大的雨，喏，我身上这衣服都淋湿了，怎么也得进去把雨水拧一拧，把衣服晾一晾。”

“咳——！”大和尚长叹一声：“只好如此吧！施主，我这位财主要是见怪下来，你二位可得替我说话呀！”

“一定替你美言，而且不能怨你哪！是我们闯进来的，一定要在这儿避雨，逼得你没有办法。这还不行吗？”

“嗯——好！好！好！多谢施主。”

燕青把小书箱挑起来，跟宋江进了庙门。一看那院儿里，北大殿三间，东西配殿各两间。这座祠堂已经很破旧了。到了北大殿，大和尚把宋江和燕青让到了东里间。这东里间，四壁皆空，只有一张桌子，靠着墙，别的什么也没见。和尚出去工夫不大儿，拿过一个小灯碗儿来，里边有半根灯草，有点灯油。那灯油比眼泪也多不了多少，往这一放，拿过来引火物：“啊！施主哇，这灯油太少了，请您不要轻意点灯。”

燕青一看这灯没法点了，一抱拳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大师父。”

“啊，二位施主还没用饭吧？”

“上哪儿吃饭去呀！已经错过了集镇，确实没吃饭。”

“噢！”



大和尚端过一碗粥来。哎呀！这碗粥哇，小米粥，一个粒儿跟着一个粒儿跑。燕青本来饿了，饿了也不能自己先吃，他得让三哥吃呀！把这碗粥捧到宋江跟前。宋江也真饿了，捧着这碗粥，稀里呼噜喝了几口。喝了半碗就喝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这大和尚就站在旁边瞪眼看着，不但看着，还直咽唾沫，看来他也没吃啥。这瞪眼子食谁吃得下去呀！宋江把这半碗粥就给了和尚。和尚合十施礼：“哎呀！弥陀佛！”谢过施主，噎噎噎噎！就把这半碗粥喝了。然后，他到西里间去了。燕青不知道和尚那屋怎么样，就跟过去了。跟到这屋一看，嚯！比东屋还惨哪，连个床铺都没有。两条破板凳支着那么一块门板，在这块门板上放着些稻草，这就是大和尚安歇之地呀。哎哟！这地方怎么这么穷。

“施主哇，天也不早了，您早些休息吧！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师父，打扰您了。”

“咳——！”和尚叹口气：“不知道今夜财主能不能驾临此处？”

“哎——！”燕青摇了摇头：“大师父你放心吧，你们那个财主他来不了啦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天下着雨，作为一个财主那么有钱，他能冒雨往外跑哇？你放心吧，明天天一亮，或者说雨一住，我和我家东家立即登程。”

“多谢施主。”



说完了，这和尚就躺在这门板上了。燕青回来，悄悄地跟宋江商量：“三哥呀，明天咱们走的时候，一定得给这和尚多撂点儿钱，因为他太惨了！看来这和尚穷的要死，是什么缘也化不着的这么一个破和尚，也没问问他的法名。”

“别问了，明天再说吧！”

这倒霉的天气呀！雨到现在也没住，天已经黑了。阴天天黑的早。燕青和宋江就坐在这破桌子上。也没法躺着哇。弟兄两个是脊背靠脊背，就这么取取暖吧，也就是说能打个盹就不错了。迷迷糊糊，稀里糊涂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这块也听不到梆锣声，大约摸着也就是二更天的样子，忽听西屋的和尚说话了：

“哎呀！财主老爷，您饶过我吧，不是我把他们留下的，是他们强行破门而入，一定要在这庙中避雨，我是推也推不出去，劝也劝不走，不信您去问问这两位施主。”

“哎哟！”宋江听得清清楚楚：“坏了！这庙的财主来了！”他使左胳膊肘轻轻碰了一下燕青，那意思是，贤弟，听见了没有；燕青使右边胳膊肘碰了碰宋江，意思是，三哥，我早听见了。哥俩都竖起耳朵听，光听和尚说话，听不见别人再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听和尚自己嚷嚷：“真是这样子，财主老爷，您可不要杀了我呀！小僧我是冤枉的呀！”

“哎呀！”一声惨叫，再也听不见动静了。

